

经江苏省中小学教辅材料评议委员会2014年评议通过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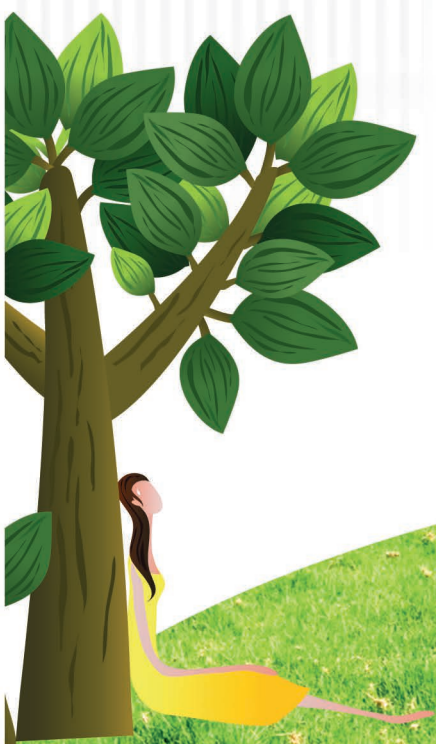


伴你读

初中语文

同步阅读

本书编写组 编著



江苏人民出版社

BANNIDU CHUZHONG YUWEN TONGBU YUEDU

经江苏省中小学教辅材料评议委员会2014年评议通过

九年级
下册

伴你读

初中语文

同步阅读

本书编写组 编著



江苏人民出版社

BANNIDU CHUZHONG YUWEN TONGBU YUEDU



对一个人来说,怎么强调阅读的作用都不过分。诗圣杜甫说:“读书破万卷,下笔如有神。”高尔基说:“读书,这个我们习以为常的平凡过程,实际上是人们心灵和上下古今、一切民族的伟大智慧的相结合的过程。”……还有许许多多,我们耳熟能详的有关阅读的佳句格言,它们不是训诫,不是耳提面命,而是宝贵的经验之谈。想想说出这些话的人吧,正是因为阅读,成就了他们的伟大,我们有什么理由不更加发奋地读书呢?

像做任何事情一样,读书也需要养成好的习惯,也需要掌握规律和方法。编写了这套语文读本,也就是想与同学们一道探讨读书的路径。我们从语文教科书出发,对照、延伸、拓展,设置对应的单元,一方面保持着与教科书的对应关系,但同时又不是重复堆砌。在或紧或松、或远或近的联系中,让同学们在教科书的单元板块之外开辟新的阅读天地。这不仅可以从新的角度加深对教科书的理解,而且能够让同学们体会到,不管面对的是自然,还是社会,是科学,还是艺术,人类的看法总是多种多样的,发出的声音也各不相同。中国格言说日月常存而光景常新,西方哲人则说,人不可能同时踏入一条河流,讲的就是这样的道理。如果同学们能在教科书和读本所提供的文本之外,还能寻找到新的篇章,进一步开拓、交流,那就更好了。

教科书也好,读本也好,它们不仅仅是学习材料,同时也是为阅读创设的环境和对话的平台。这里不仅有作者,还有编者和读者,大家在一起是平等的、自由的,可以赞成,也可以反对、辩驳,正是在这些对话和交流中,意义得以发现,事物得以敞开,情感得到激发,思想得到升华。而一个个栏目的设置,就仿佛是一个个路标,也好像是山路上的扶手、行进中的拐杖,又好像是一个个休憩的驿站、品茗晤谈的茶座,在读书的道路上,我们需要朋友和伙伴,需要支持和帮助,需要感悟和探索。同学们不妨在那些栏目里停留一下,也许,真会有不少新的发现。

很高兴能与同学们成为朋友! 青少年时代是人生最美好的时光,愿这些精彩华章为同学们的花样年华增添沁人的芬芳,愿同学们浸润书香,快乐成长。

目 录

第一单元 大地情怀

1. 金黄的稻束 郑 敏 (3)
2. 黄土地 李 瑛 (4)
3. 日出 昌 耀 (5)
4. 在哈尔盖仰望星空 西 川 (6)
5. 大地 [意]夸西莫多 (7)

第二单元 人生如歌

1. 热爱生命 食 指 (11)
2. 热爱生命 汪国真 (13)
3. 热爱生命 [法]蒙 田 (14)
4. 假如今天是我生命中的最后一天 [美]奥格·曼狄诺 (15)

第三单元 世道人心

1. 彩虹 毕飞宇 (20)
2. 我母亲的学生 黄蓓佳 (25)
3. 冬天的橡树 [苏联]纳基宾 (35)
4. 最后一个便士 [英]I. 玛利斯 (43)

第四单元 以小见大

1. 两块面包 [美]欧·亨利 (47)
2. 吉祥如意 郭文斌 (49)
3. 暑假 [罗马尼亚]米尔奇·山吉勃良努 (57)

第五单元 心忧天下

1. 诉衷情 [宋]陆 游 (63)
2. 登楼 [唐]杜 甫 (64)

- 3. 少年中国说(节选) 梁启超 (65)
- 4. 生命与和平相爱 铁 凝 (66)

第六单元 思考感悟

- 1. 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《孟子》 (72)
- 2. 我这一生都在思考鲁迅 [日]大江健三郎 (73)
- 3. 飘扬起你青春的旗 梁晓声 (74)

第七单元 思想微光

- 1. 爱尔克的灯光 巴 金 (79)
- 2. 时间 沈从文 (81)
- 3. 遗嘱 [乌克兰]塔拉斯·谢甫琴科 (83)
- 4. 明天,开始信仰 白岩松 (85)

第八单元 物我两忘

- 1. 轻轻地走与轻轻地来 史铁生 (89)
- 2. 书院清池 李元洛 (92)
- 3. 观沙砾记 贾平凹 (94)
- 4. 湖 [美]梭 罗 (95)

第九单元 纸上舞台

- 1. 开国大典(节选) 张天民 张笑天 刘 星 郭 晨 (100)
- 2. 变脸(节选) 魏明伦 (106)
- 3. 伪君子(节选) [法]莫里哀 (114)
- 4. 一厘米 毕淑敏 (115)

第十单元 人生如戏

- 1. 忽又重听《走西口》(节选) 梁 衡 (127)
- 2. 茂腔与戏迷 莫 言 (130)
- 3. 水乡戏台 祝 勇 (132)
- 4. 看社戏 王英琦 (135)

第十一单元 回望历史

- 1. 烛之武退秦师 《左传》(142)
- 2. 蹇叔哭师 《左传》(143)
- 3. 邵公谏厉王弭谤 《国语》(144)
- 4. 管晏列传(节选) [汉]司马迁(145)
- 5. 空城计 [明]罗贯中(146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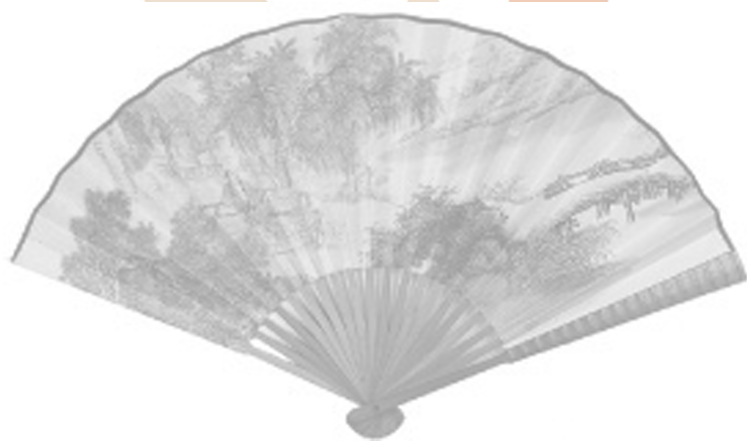
第十二单元 壮怀激烈

- 1. 说琴 [明]何景明(150)
- 2. 狱中上母书 [明]夏完淳(151)
- 3. 正气歌并序 [宋]文天祥(153)



第一单元

大地情怀



大地是人类的母亲，它美丽、阔大、宽厚、仁慈，它给我们成长的滋养，关注着我们的一举一动。挚爱它吧，如同挚爱自己的母亲一样；赞美它吧，如同赞美自己的母亲。



1. 金黄的稻束^①

郑 敏^②

金黄的稻束站在
割过的秋天的田里，
我想起无数个疲倦的母亲，
黄昏路上我看见那皱了的美丽脸，
收获日的满月在高耸的树巅上，
暮色里，远山
围着我们的心边，
没有一个雕像能比这个更静默。
肩荷着那伟大的疲倦，你们
在这伸向远远的一片
秋天的田里低首沉思，
静默。静默。历史也不过是
脚下一条流去的小河，
而你们，站在那儿，
将成为人类的一个思想。

阅读提示

这首诗围绕“金黄的稻束”这一意象展开，通过稻田、路上、天空、远山等空间性的位移，表达了对劳动中生命的赞美，对母性和大地的歌颂。秋天的被割倒的稻束就像一位历经沧桑的母亲，沧桑的见证是皱纹，但这皱纹是美丽的，作者歌颂了她们的伟大与无私。

品味与思考

1. “金黄的稻束”象征着什么？
2. 诗人对意象的创造技巧非常圆熟，尤其是组织得非常和谐。请找出其中的几个意象，加以说明。

① 选自《九叶集》。 ② [郑敏]1920 年生于福建，中国现代诗人，作品有《心象》《寻觅集》等。

· 黄 土 地^①

李 瑛^②

黄土地是一种性格
黄土地是记忆
黄土地是含蓄而沉默的

它冲刷,它埋葬,它累积
在激剧的运动中成熟
黄土地是磅礴而精壮的
它有许多幻想和期冀

你听见风雨的声音了吗
你听见日月滑行星斗陨落的声音了吗
它显示一种沉郁的力量
力量是美

它的概念是时间
时间刻进了碣碑
黄云在飞,苍鹰在飞
我想起无数
高山外的高山
流水外的流水……

阅读提示

李瑛的诗深深扎根在时代、群众、生活和人们心灵的最深处,他从泥土中吸取营养,并经过自己心灵化意象化的处理后的语言来歌唱。这首诗表达了诗人对黄土地的讴歌,这也是对祖先的追溯,对民族的赞美。

① 选自《我常常享受一种孤独》。② [李瑛]192 年生于辽宁,中国现代诗人,作品有《一月的哀思》《我骄傲,我是一棵树》等。

品味与思考

1. “黄土地”代表着什么？你从诗里读出了什么？
2. 结合自己的生活经历和体验，写一写自己生活的那片土地。

. 日 出^①昌 耀^②

听见日出的声息蝉鸣般沙沙作响……

沙沙作响、沙沙作响、沙沙作响……

这微妙的声息沙沙作响。

静谧的是河流、山林和泉边的水瓮。

是水瓮里浮着的瓢。

但我只听得沙沙的声息。

只听得雄鸡振荡的肉冠。

只听得岩羊初醒的锥角。

垭豁口。

有骑驴的农艺师结伴早行。

但我只听得沙沙的潮红

从东方的渊底沙沙地迫近。

阅读提示

日出是经常被写的景观，而昌耀的《日出》却很独特。他没有写日出磅礴的气势，而是运用了通感的艺术手法，使视觉印象转为听觉，“沙沙作响”将太阳初升时光线由微弱到强劲的过程表现出来，用细腻的体察写出了诗人眼中的日出。

品味与思考

1. 从这首诗你体会到了什么叫独具风格吗？
2. 观察一下日出，把你的感受写出来。

① 选自王昌耀的《昌耀抒情诗集》。 ② [昌耀(19 —2000)]原名王昌耀，湖南桃源人，中国现代诗人，作品有《慈航》《乡愁》等。

· 在哈尔盖仰望星空^①

西 川^②

有一种神秘你无法驾驭
你只能充当旁观者的角色
听凭那神秘的力量
从遥远的地方发出信号
射出光来,穿透你的心
像今夜,在哈尔盖
在这个远离城市的荒凉的
地方,在这青藏高原上的
一个蚕豆般大小的火车站旁
我抬起头来眺望星空
这时河汉无声,鸟翼稀薄
青草向群星疯狂地生长
马群忘记了飞翔
风吹着空旷的夜 也吹着我
风吹着未来 也吹着过去
我成为某个人,某间
点着油灯的陋室
而这陋室冰凉的屋顶
被群星的亿万只脚踩成祭坛
我像一个领取圣餐的孩子
放大了胆子,但屏住呼吸

阅读提示

这首诗写的是诗人在青藏高原上的哈尔盖“一个蚕豆般大小的火车站旁”,抬头仰望

① 选自《中华诗歌百年精华》。哈尔盖,青海省北部小镇,靠近青海湖,为西宁到格尔木必经之地,设有哈尔盖车站,作者于20世纪40年代经哈尔盖到达青海湖,回来后写下这首诗歌。② [西川]原名刘军,中国现代诗人、散文家和随笔作家。作品有《虚构的家谱》《深浅》等。

星空时的所见所感。诗人通过描述瞬间的心理感受,表现出对自然的“神秘”与“魔力”的顶礼膜拜。看似散文化的句子,却体现了诗化的节奏和韵律。

品味与思考

1. 在任何地方都可以仰望星空,作者为什么一直强调仰望星空的所在地哈尔盖?
2. 在这首诗中,诗人用清澈的语言,表达了自己仰望星空时的宁静、深邃而又不无神秘意味的心灵体验。请反复诵读,细加品味。

· 大 地^①

[意]夸西莫多^②

夜晚,
谧静的阴影,
万物在你的摇篮里
安息。

驾乘轻柔的晓风,
我在你的怀抱中
翱翔。

迎着幽微的和风,
大海吮吸你的
芳香。

天边刚出现熹微的晨光,
亲人们走向海滩,
肩背鱼篓,
挂起满帆,
离别之歌在海面荡漾。

① 选自黎华主编的《外国流派诗荟萃》。 ② [夸西莫多(1901—19)]意大利诗人,作品有《水与土》《消失的笛音》等。

荒夷的山冈
吐出嫩草的平原
听任牲畜践踏、吞噬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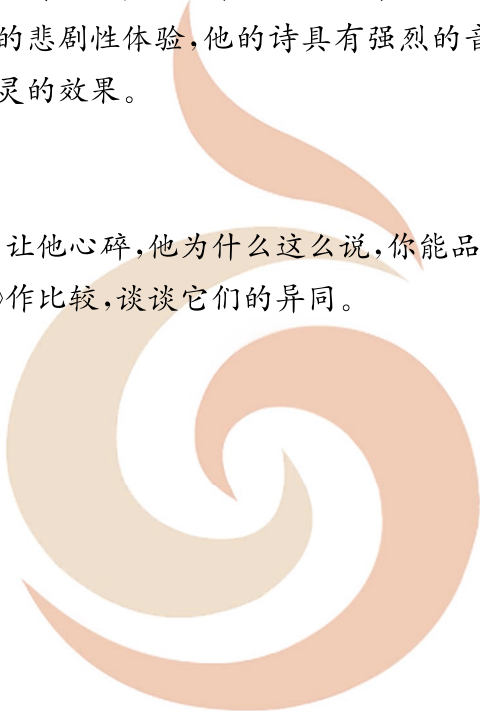
啊，大地
你的苦痛
怎不叫我碎了心肠！

阅读提示

夸西莫多是意大利著名诗人，曾经获得诺贝尔文学奖。他的抒情诗以古典的火焰表达了我们这个时代中生命的悲剧性体验，他的诗具有强烈的音乐效果，诗歌的每一行、每一节都有音乐唤起人的心灵的效果。

品味与思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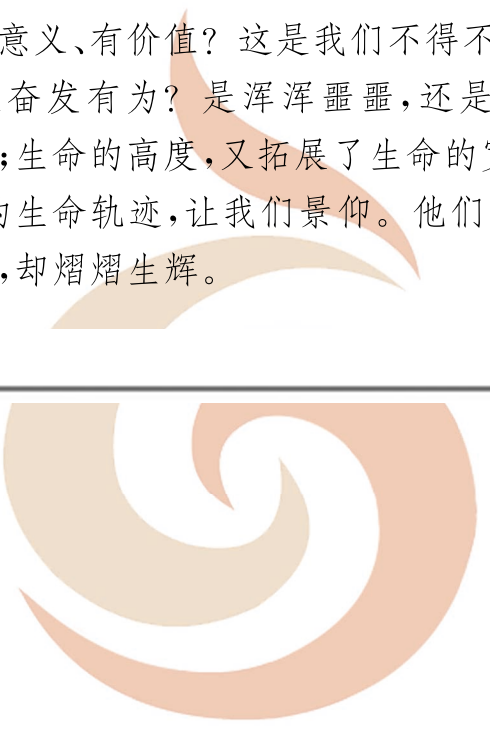
1. 诗人说大地的苦痛让他心碎，他为什么这么说，你能品味其中的内涵吗？
2. 与李瑛的《黄土地》作比较，谈谈它们的异同。



第二单元

人生如歌





生命，古今中外的一个永恒的话题。从出生到死亡，在这短暂的一生中，怎样让生命过得有意义、有价值？这是我们不得不面对和思考的问题。

是碌碌无为，还是奋发有为？是浑浑噩噩，还是轰轰烈烈？生活的态度，决定了生活的高度；生活的高度，又拓展了生活的宽度。

历代先贤所践行的生活轨迹，让我们景仰。他们建立的生活丰碑，在历史长河中，虽大浪淘沙，却熠熠生辉。

1. 热爱生命^①

食 指^②

也许我瘦弱的身躯像攀附的葛藤，
把握不住自己命运的前程，
那请在凄风苦雨中听我的声音，
仍在反复地低语：热爱生命。

也许经过人生激烈地搏斗后，
我死得比那湖水还要平静。
那请去墓地寻找我的碑文，
上面仍会刻着：热爱生命。

我下决心：用痛苦来做砝码，
我有信心：以人生作为天平，
我要称出一个人生命的价值，
要后代以我为榜样：热爱生命。

的确，我十分珍惜属于我的
那条弯弯曲曲的荒草野径，
正是通过这条曲折的小路，
我才认识到如此艰辛的人生。

我流浪儿般地赤着双脚走来，
深感到途程上顽石棱角的坚硬，
再加上那一丛丛拦路的荆棘，
使我每一步都留下一道血痕。

① 选自郭路生的《食指的诗》。 ② [食指]原名郭路生，生于1957年，山东鱼台人，中国现代诗人。作品有《海洋三部曲》《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》《疯狗》等。

我乞丐似的光着脊背走去，
深知道冬天风雪中的饥饿寒冷，
和夏天毒日头烈火一般的灼热，
这使我百倍地珍惜每一丝温情。

但我有着向命运挑战的个性，
虽是屡经挫败，我绝不轻从。
我能顽强地活着，活到现在，
就在于：相信未来，热爱生命。

阅读提示

这是诗人发自内心的呐喊。诗人以异乎寻常的坚毅和刚强、执著和热情，面对生活。无论生活多么艰辛，无论命运多么坎坷，都要忍辱负重，向命运挑战，实现生命的价值。这一切都昭示了诗人那崇高而严肃的命题：“相信未来，热爱生命！”

作品秉承了食指一贯的艺术风格，悲壮而不悲戚，凝重而不沉重，感慨而不感伤，迷惘而不迷惑，是痛苦中的呐喊，是滴血的呼唤，是含泪的微笑，是一曲顽强奋进的生命之歌！这首诗非常适于诵读，节拍有力，意味隽永，充满了激情。当读到“痛苦”“乞丐”等词时语调要低沉，当读到每小节最后的“热爱生命”时，要气势磅礴，一次比一次富有激情。抑扬顿挫的诵读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 and 欣赏这首诗。

品味与思考

1. 这首诗选取了很多意象，如“攀附的葛藤”“荒草野径”等。请从文中再选取几个相似的意象，并说说它们的共同特点以及在表情达意上的作用。
2. 谈谈你对第三节中“用痛苦来做砝码”“以人生作为天平”的理解。

· 热爱生命^①

汪国真^②

我不去想
是否能够成功
既然选择了远方
便只顾风雨兼程

我不去想
能否赢得爱情
既然钟情于玫瑰
就勇敢地吐露真诚

我不去想
身后会不会袭来寒风冷雨
既然目标是地平线
留给世界的只能是背影

我不去想
未来是平坦还是泥泞
只要热爱生命
一切，都在意料之中

阅读提示

这首诗以四个肯定的回答表达出为何要热爱生命的哲理。四个段落，看似相似，却各有其旨趣。全诗从成功、爱情、奋斗、未来四个意象着手，细腻地描绘了对生命义无反顾的不悔追求。他说“既然选择了远方，便只顾风雨兼程”。诗作里溢出的热爱，其实是一个过程、一种追求，“风雨兼程”“吐露真诚”……这些都是体现热爱的种种表现。热爱生命，不

① 选自《汪国真诗精选》。② [汪国真(19—201)]祖籍福建厦门，19 年生于北京，诗人。作品有《年轻的潮》《年轻的风》《年轻的思绪》《年轻的潇洒》等。

是因为想要获得而去热爱,而是因为热爱而最终获得。诗句风格清新淡雅、凝练朴实,润物无声地熨帖读者心灵,兼有一定的教育意义。诵读时,感情要丰富细腻,语速、语调要随着主旨的变化而变化,亢奋而又满怀信心。

品味与思考

1. 作者在每一节诗的开头都说“我不去想”,他真的不去想那些问题吗?
2. 怎样理解“只要热爱生命/一切,都在意料之中”这句话?

· 热爱生命^①

[法]蒙 田^②

我对某些词语赋予特殊的含义。拿“度日”来说吧,天色不佳,令人不快的时候,我将“度日”看做是“消磨光阴”;而风和日丽的时候,我却不愿意去“度”,这时我是在慢慢赏玩,领略美好的时光。坏日子,要飞快地“度”,好日子,要停下来细细品尝。“度日”“消磨时光”的常用语令人想起那些“哲人”的习气。他们以为生命的利用不外乎在于将它打发、消磨,并且尽量回避它,无视它的存在,仿佛这是一件苦事、一件贱物似的。至于我,我却认为生命不是这个样的,我觉得它值得称颂,富有乐趣,即便我自己到了垂暮之年也还是如此。我们的生命受到自然的厚赐,它是优越无比的,如果我们觉得不堪生之重压或是白白虚度此生,那也只能怪我们自己。

“糊涂人的一生枯燥无味,躁动不安,却将全部希望寄托于来世。”(古罗马哲学家塞涅卡语)

不过,我却随时准备告别人生,毫不惋惜。这倒不是因生之艰辛或苦恼所致,而是由于生之本质在于死。因此,只有乐于生的人才能真正不感到死之苦恼。享受生活要讲究方法。我比别人多享受到一倍的生活,因为生活乐趣的大小是随我们对生活的关心程度而定的。尤其在此刻,我眼看生命的时光无多,我就愈想增加生命的分量。我想靠迅速抓紧时间,去留住稍纵即逝的日子;我想凭时间的有效利用去弥补匆匆流逝的光阴。剩下的生命愈是短暂,我愈要使之过得丰盈饱满。

① 选自蒙田的《蒙田随笔》。 ② [蒙田(1534—1592)]法国思想家、散文家。作品有《随笔集》三卷。

阅读提示

热爱生命要着眼于现实,热爱那一个眼前的现实的生命。生命,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说,都只有一次,因此,它也是十分宝贵的。那么,我们每个人应该怎样珍惜生命,热爱生命呢?蒙田在他的散文《热爱生命》中给予这样的回答:“我们的生命受到自然的厚赐,它是优越无比的,如果我们觉得不堪生之重压或是白白虚度此生,那也只能怪我们自己。”“我想靠迅速抓紧时间,去留住稍纵即逝的日子;我想凭时间的有效利用去弥补匆匆流逝的光阴。”因此,面对生命,我们不要沉迷于当中的痛苦和不幸,应以乐观积极的态度对待人生;面对死亡,我们不必畏惧,也不必逃避,抓紧时间,珍惜生命,充分享受生命所赋予我们的所有快乐。——这就是生命的真谛。文章写得亲切活泼,耐人寻味。全文充满了作者对生命的冷静观察,富有哲理性。

品味与思考

1. 文章的题目是“热爱生命”,文中哪些语句表现了作者对生命的热爱?
2. “生之本质在于死”,谈谈你对这句话的理解。

· 假如今天是我生命中的最后一天^①

[美]奥格·曼狄诺^②

假如今天是我生命中的最后一天。

我将如何利用这最后、最宝贵的一天呢?首先,我要把一天的时间珍藏好,不让一分一秒的时间滴漏。我不为昨日的不幸叹息,过去的已够不幸,不要再搭上今日的运道。

时光会倒流吗?太阳会西升东落吗?我能抚平昨日的创伤吗?我能比昨天更年轻吗?一句出口的恶言,一记挥出的拳头,一切造成的伤痛,能收回吗?

不能!过去的永远过去了,我不再去想它。

假如今天是我生命中的最后一天。

我该怎么办?忘记昨天,也不痴想明天。明天是一个未知数,为什么要把今天的精力浪费在未知的事上?想着明天的种种,今天的时光也白白流失了。企盼今早的太阳再次升起,太阳已经落山。走在今天的路上,能做明天的事吗?我能把明天的金币放进今天的

^① 选自《少年写作(小作家)》2012年第2期。 ^② [奥格·曼狄诺(192—199)]美国作家和演说家。作品有《世界上最伟大的奇迹》等。

口袋吗？明日瓜熟，今日能蒂落吗？明日的死亡能给今天的欢乐蒙上阴影吗？我能杞人忧天吗？明天与昨天一样被我埋葬，我不再想它。

假如今天是我生命中的最后一天。

这是我仅有的一天，是现实的永恒。我像被赦免死刑的囚犯，用喜悦的泪水拥抱新生的太阳。我举起双手，感谢这无与伦比的一天。当我想到昨天和我一起迎接日出的朋友，今天已不复存在时，我为自己的幸运，感谢天主。我是无比幸运的人，今天的时光是额外的奖赏。许多强者都先我而去，为什么我得到这额外的一天？是不是因为他们已大功告成，而我尚在旅途跋涉？如果是这样，这是不是成就我一次机会，让我成全？造物主的安排是否别具匠心？今天是不是我超越自己的机会？

假如今天是我生命中的最后一天。

生命只有一次，而也不过是时间的积累。我若让今天的时光白白流失，就等于毁掉人生的最后一页。因此，我珍惜今天的一分一秒，因为他们将一去不复返。我无法把今天存入银行，明天再来取用。时间像风一样可捕捉。每一分一秒，我要用双手捧住，用爱心抚摸，因为他们如此宝贵。垂死的人用毕生的钱财都无法换得一口气。我无法计算时间的价值，它们是无价之宝！

假如今天是我生命中的最后一天。

我憎恨那些浪费时间的行为，我要摧毁拖延的习性。我要以真诚埋葬怀疑，用信心驱赶恐惧。我不听闲话，不游手好闲，不与不务正业的人来往。我终于醒悟：懒惰，无异于从我所爱之人手中窃取食物和衣裳。我不是贼，我有爱心，今天是我最后的机会，我要证明我的爱心。

假如今天是我生命中的最后一天。

今日事今日毕。今天我要趁孩子还小的时候，多加爱护，明天他们将离开而去，我也会离开。今天我要深情地拥抱我的妻子，给她甜蜜的吻，明天她会离去。今天我要帮助落难的朋友，明天他不再求援，我也听不到他的哀求。我要乐于奉献，因为明天我也无法给予，也没有人来接受了。

假如今天是我生命中的最后一天。

如果这是我的末日，那么它就是最美好的日子。我要把每分每秒化为甘露，一口一口，细细品尝，满怀感激。我要每一分钟都有价值。我要加倍努力，直到精疲力竭，即使这样，我还要继续努力，今天的每一分钟都胜过明天的每一小时，最后的也是最好的。

假如今天是我生命中的最后一天……

如果不是的话，我要跪倒在天主面前，深深地感谢！

阅读提示

奥格·曼狄诺是当今世界上最能激发起读者热情和自学精神的作家。他的文字充满智慧、灵感和爱心,成千上万的来自生活中各行各业的人们,都从他文字中得到了神奇的力量。

假如今天是你生命的最后一天,你会如何度过?是把这宝贵的一天用来抱怨命运的不公,还是利用这有限的时间尽可能多地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?相信读完本文后,聪明的你一定会有一个明确的答案。我们虽然不可能决定自己生命的长度,但是可以决定自己生命的宽度和深度。将每一天都当做生命的最后一天来过,这一生将过得精彩而有价值!

品味与思考

1. “假如今天是我生命中的最后一天”,这句话在文中多次出现,有何作用?
2. 假如“今天是你生命中的最后一天”,你有没有想过应怎样把握这一天?



第三单元

世道人心





优秀的小说总是能反映出世道人心，它们往往能以巧妙的构思、精湛的笔法，一唱三叹，将生动的故事、丰富的人文内涵、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，演绎得淋漓尽致，给人一种阅读的快感和精神上的享受。走进小说的世界中，聆听作家的叙说，接近一个个栩栩如生的熟悉的陌生人，和他们同呼吸共命运，触摸不同时代的脉搏，从而让自己的艺术视野变得开阔和宏大。

1. 彩虹^①

毕飞宇^②

虞积藻贤惠了一辈子,忍让了一辈子,老了老了,来了个老来俏,坏脾气一天天看涨。老铁却反了过来,那么暴躁、那么霸道的一个人,刚到了岁数,面了,没脾气了。老铁动不动就要对虞积藻说:“片子,再撑几年,晚一点死,你这一辈子就全捞回来了。”虞积藻是一个六十一岁的女人,正瘫在床上。年轻的时候,人家还漂亮的时候,老铁粗声恶气地喊人家“老婆子”。到了这一把岁数,老铁改了口,反过来把他的“老婆子”叫成了“片子”,有些老不正经了,听上去很难为情。但难为情有时候就是受用,虞积藻躺在床上,心里头像少女一样失去了深浅。

老铁和虞积藻都是大学里的老师,属于“高级知识分子”,当然了,退了。要说他们这一辈子有什么建树,有什么成就,除了用“桃李满天下”这样的空话去概括一下,别的也说不上什么。但是,有一样是值得自豪的,那就是他们的三个孩子,个个争气,都是读书和考试的高手。该成龙的顺顺当当地成了龙,该成凤的顺顺当当地成了凤,全飞了。大儿子在旧金山,二儿子在温哥华,最小的是一个宝贝女儿,这会儿正在慕尼黑。说起这个宝贝疙瘩,虞积藻可以说是衔在嘴里带大的。这丫头要脑子有脑子,要模样有模样,少有的。虞积藻特地让她跟了自己,姓虞。虞老师一心想把这个小棉袄留在南京,守住自己。可是,就是这样的一个小棉袄,现在也不姓虞了,六年前人家就姓了弗朗茨。

退休之后老铁和虞积藻一直住在高校内,市中心,五楼,各方面都挺方便。老铁比虞积藻年长七岁,一直在等虞积藻退下来。老头子早就发话了,闲下来之后老两口什么也不干,就在校园里走走,走得不耐烦了,就在“地球上走走”。老铁牛啊,底气足,再磅礴的心思也能用十分家常的语气表达出来。“在地球上走走”,多么的洒脱,多么的从容,这才叫老夫聊发少年狂。可是,天不遂人愿,虞积藻摔了一跤,腿脚都好好的,却再也站不起来了。老铁从医院一出来斑白的头发就成了雪白的头发,又老了十岁,再也不提地球的事了。当机立断,换房子。

老铁要换房子主要的还是为了片子。片子站不起来了,身子躺在床上,心却野了,一天到晚不肯在楼上待着,叫嚣着要到“地球上去”。毕竟是五楼,老铁这一把年纪了,并不容易。你要是慢了半拍,她就闭起眼睛,捶着床沿发脾气,有时候还出粗口。所以,大部分

① 选自《爱情·婚姻·家庭》201 年第 期。 ② [毕飞宇]生于 19 年,江苏兴化人,中国现代作家。作品有《慌乱的指头》《推拿》《玉米》等。

时候,满园的师生都能看见铁老师顶着一头雪白的头发,笑眯眯地推着轮椅,四处找热闹。这一年的冬天雨雪特别多,老铁关节不好,不方便了。这一下急坏了虞积藻,大白天躺在床上,睡得太多,夜里睡不着,脾气又上来了,凌晨一点多钟要“操”老铁的“妈”。老铁光知道笑,说:“哪能呢。”虞积藻心愿难遂,便开始叫三个孩子的名字,轮换着来。老铁知道,老太婆这是想孩子了。老铁到底是老铁,骨子里是个浪漫人,总有出奇制胜的地方。他买来了四只石英钟,把时间分别拨到了北京、旧金山、温哥华和慕尼黑,依照地理次序挂在了墙上。小小的卧室弄得跟酒店的大堂似的。可这一来更坏了,夜深人静的,虞积藻盯着那些时钟,动不动就要说“吃午饭了”“下班了”,“又吃午饭了”。她说的当然不是自己,而是时差里的孩子们。老铁有时候想,这个片子,别看她瘫在床上,一颗不老的心可是全球化了呢。这样下去肯定不是事。趁着过春节,老铁拿起了无绳电话,拨通了慕尼黑、旧金山和温哥华。老铁站在阳台上,叉着腰,用洪亮的声音向全世界庄严宣布:“都给我回来,给你妈买房子!”

老铁的新房子并不在底楼,更高了。是“罗马假日广场”的第二十九层。儿女们说得对,虽然更高了,可是,只要坐上电梯,顺着电梯直上直下,反而方便了,和底楼一个样。

虞积藻住上了新房,上下楼容易了,如果坐上电动轮椅,一个人都能够逛街。可虞积藻却不怎么想动,一天到晚闷在二十九楼,盯着外孙女的照片,看。一看,再看,三看。外孙女是一个小杂种,好看得不知道怎么夸才好,还能用简单的汉语骂脏话,都会说“妈妈”了。可爱极了。小东西是个急性子,一急德国话就冲出来了,一梭子一梭子的。虞积藻的英语是好的,德语却不通。情急之下只能用英语和她说话,这一来小东西更急,本来就红的小脸涨得更红,两只肉嘟嘟的小拳头在一头鬈发的上空乱舞,简直就是小小的“希特勒”。还流着口水“妈妈”。虞积藻也急,只能抬起头来,用一双求援的目光去寻找“翻译”——这样的时侯虞积藻往往是心力交瘁。这哪里是做外婆啊,她虞积藻简直就是国务院的副总理。

外孙女让虞积藻悲喜交加。她一走,虞积藻安静下来了,静悄悄学起了德语。老铁却有些不知所措。老铁早已经习惯了虞积藻的折腾,她不折腾,老铁反而不自在,丹田里头就失去了动力和活力。房子很高,很大,老铁的不知所措就被放大了,架在了高空,带上了天高云淡的色彩。怎么办呢?老铁就趴在阳台上,打量起脚底下的车水马龙。它们是那样的遥远,可以说深不可测。华灯初上的时候,马路上无比的斑斓,都流光溢彩了。老铁有时候就想,这个世界和他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,真的没什么关系了。他惟一能做的事情就是看看,站得高高的,远远的,看看。嗨,束之高阁喽。

老铁站在阳台上,心猿意马,也可以说,天马行空。这样的感觉并不好。但是,进入暑期不久,情形改变了,老铁有了新的发现。由于楼盘是“凸”字形的,借助于这样一种特定的几何关系,老铁站在阳台上就能够看隔壁的窗户了。窗户的背后时常有一个小男孩,趴在玻璃的背后,朝远处看。老铁望着小男孩,有时候会花上很长的时间,但是,很遗憾,小

家伙从来都没有看老铁一眼，似乎并没有注意到老铁的存在。也是，一个老头子，有什么好看的呢。小家伙只是用他的舌尖舔玻璃，不停地舔，就好像玻璃不再是玻璃，而是一块永远都不会融化的冰糖，甜得很呢。老铁到底不甘心，有些孩子气了，也伸出舌头舔了一回，寡味得很。有那么一回小男孩似乎朝老铁这边看过一眼，老铁刚刚想把内心的喜悦搬运到脸上，可还是迟了，小家伙却把脑袋转了过去，目光也挪开了。小男孩有没有看自己，目光有没有和自己对视，老铁一点把握也没有。这么一想老铁就有些怅然若失，好像还伤了自尊，关键是，失去了一次难得的机遇。是什么样的机遇呢？似乎也说不出什么来。老铁咳嗽了一声，在咳嗽的时候老铁故意使了一点力气，声音大了，却连带出一口痰。老铁不想离开，又不好意思在二十九层的高度吐出去，只能含在嘴里。正好虞积藻使唤他，老铁答应了一声，一不留神，滑回到嗓子里了。

夜里头老铁突然想起来了，自己有一架俄罗斯的高倍望远镜，都买了好几年了。那时候老铁一门心思“到地球上走走”，该预备的东西早已经齐全了，悲壮得很，是一去不复返的心思，却一直都没用上。估计再也用不上了。一大早老铁就从柜子里把望远镜翻了出来，款款走上了阳台。小男孩却不在。老铁把高倍望远镜架到鼻梁上去，挺起了胸膛，像一个将军。他看到了平时根本就看不见的广告牌，他还看到了平时从来都没有见过的远山。其实这没有什么，那些东西本来就在那儿，可老铁的心胸却突然浩荡起来，像打了一场胜仗，完全是他老铁指挥有方。

打完了胜仗，老铁便低下头，把高倍望远镜对准了马路，马路都漂浮起来了，汽车和路人也漂浮起来了，水涨船高，统统来到了他的面前，这正是老铁喜闻乐见的。出于好奇，老铁把望远镜倒了一个个，地球“咣当”一声，陷下去了，顿时就成了万丈深渊，人都像在波音

的窗口了。望远镜真是一个魔术师，它拨弄着距离，拨弄着远和近，使距离一下子有了弹性，变得虚假起来，却又都是真的。老铁亲眼看见的。老铁再一次把望远镜倒过来，慢慢地扫视。让老铁吓了一大跳的事情就是在这个时候发生了，小男孩突然出现在他的高倍望远镜里，准确地说，出现在他的面前，就在老铁的怀里，伸手可触。老铁无比清晰地看见了小男孩的目光，冷冷的，正盯着自己，在研究。这样的遭遇老铁没有预备。他们就这么相互打量着，谁也没有把目光移开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老铁都不知道怎样去结束这个无聊的游戏了。

当天的夜里老铁就有了心思，他担心小男孩把他的举动告诉他的父母。拿望远镜偷偷地窥视一个年轻夫妇的家庭，以他这样的年纪，以他这样的身份，传出去很难听的。说变态都不为过。无论如何不能玩了。高倍望远镜无论如何也不能再玩了。

老铁好几天都没有上阳台。可是，不上阳台，又能站在哪儿呢？老铁到底憋不住，又过去了。小男孩不在。然而，仿佛约好了一样，老铁还没有站稳，小家伙就在窗户的后面出现了。这一次他没有吃冰糖，而是张开嘴，用他的门牙有节奏地磕玻璃，一会儿快，一会儿慢，像打击乐队里的鼓手。就是不看老铁，一眼都不看。这个小家伙，有意思得很呢。

老铁当然是有办法的，利用下楼的工夫，顺便从超市里带回来一瓶泡泡液。老铁来到阳台上，拉开玻璃，一阵热浪扑了过来。可老铁顾不得这些了，他顶着炎热的气浪，吹起了肥皂泡。一串又一串的气泡在二十九层的高空飞扬起来。气泡漂亮极了，每一个气泡在午后的阳光里都有自己的彩虹。这是无声的喧嚣，节日一般热烈。小男孩果然转过了脑袋，专心致志地，看着老铁这边。老铁知道小男孩在看自己了，骨子里已经参与到这个游戏中来了，老铁却故意做出一副浑然不觉的样子。老铁很快乐。然而，这样的快乐仅仅维持了不到二十分钟。十来分钟之后，小男孩开始了他冒险的壮举，他拉开窗门，站在了椅子上，对着老铁家的阳台同样吹起了肥皂泡。这太危险，实在是太危险了。老铁的小腿肚子都软了，对着小男孩做出了严厉同时又有力的手势。可小家伙哪里还会搭理他，每当他吹出一大串的泡泡，他都要对着老铁瞅一眼。他的眼神很得意，都挑衅了。老铁赶紧退回到房间，怕了。这个小祖宗，不好惹。

老铁决定终止这个小东西的疯狂举动。他来到隔壁，用中指的关节敲了半天，防盗门的门中门终于打开了，也只是一道小小的缝隙。小男孩堵在门缝里，脖子上挂了两把钥匙，两只漆黑的瞳孔十分的机警，盯着老铁。小男孩很小，可样子有些滑稽，头发是三七开的，梳得一丝不苟，白衬衫，吊带裤，像一个小小的大学教授，也可以说，像一个小小的洋场恶少。小男孩十分老气地问：“你是谁？”老铁笑笑，蹲下去，指着自己的一张老脸，说：“我就是隔壁阳台上的老爷爷。”小男孩认出老铁了，说：“你要干什么？”老铁说：“不干什么，你让我进去，我帮你把窗前的椅子挪开——那样不好，太危险了。”小男孩说：“不行。”老铁说：“为什么？”“我妈说了，不许给陌生人开门。”小家伙的口头表达相当好，还会说“陌生人”，每一句话都说得准确而又完整。老铁的目光越过小男孩的肩膀，随便瞄了一眼，家境不错，相当不错，屋子里的装潢和摆设在这儿呢。老铁说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小男孩避实就虚，反问了一句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老铁伸出一只巴掌，一边说话一边在掌心里比划，“我呢，姓铁，钢铁的铁，名字就一个字，树，树林的树。你呢？”小男孩对着老铁招了招手，要过老铁的耳朵，轻声说：“我妈不让我告诉陌生人。”“你妈呢？”“出去了。”老铁笑笑，说：“那你爸呢？”小男孩说：“也出去了。”老铁说：“你怎么不出去呢？”小男孩看了老铁一眼，说：“我爸说了，我还没到挣钱的时候。”老铁笑出了声来。这孩子逗，智商不低，老铁一下子就喜欢上了。老铁说：“一个人在家干什么？这你总可以告诉我了吧。”老铁光顾了笑，一点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笑容里面充满了巴结和讨好的内容。小男孩很不客气地看了老铁一眼，“咚”的一声，把门中门关死了。小男孩在防盗门的后面大声说：“干什么？有什么好干的？生活真没劲！”你听听，都后现代了，还饱经风霜了呢。

老铁没有再上阳台。这样的孩子老铁是知道的，人来疯。你越是关注他，他越是来劲，一旦没人理会，他也就泄了气。果真是这样。老铁把自己藏在暗处，只是一会儿，小家伙就从椅子上撤退了，重新拉好了玻璃窗。老铁松了一口气。老铁注意到小家伙又开始用他的小舌头舔玻璃了。他舔得一五一十的，特别地仔细，像一个小动物，同样的一个动

作它可以不厌其烦地重复一个上午，一点厌倦的意思都没有。舔完了，终于换花样了，开始磕。老铁也真是无聊透顶，居然在心里头帮他数。不过，这显然不是一个好主意，刚过了四百下，老铁居然把自己的瞌睡给数上来了。老铁揉揉自己的眼睛，对自己说：“你慢慢磕吧，我不陪了，我要迷瞪一会儿了。”

电话来得有些突然，老铁的午觉只睡了一半，电话响了。老铁家的电话不多，大半是国际长途，所以格外的珍贵。老铁下了床，拿起话筒，连着笑容，说：“我不给你。二十九楼，太危险，太危险了。”

虞积藻说：“什么泡泡液？给他呀，你还不快给孩子。”

老铁走到虞积藻的面前，耳语了几句，虞积藻听明白了。虞积藻却来了劲头，让老铁扶她。她要到轮椅上去，她要到地球上去。她要看老伴和小家伙一起吹泡泡液，她要看泡泡们像气球一样飞上天，像鸽子一样飞上天。虞积藻兴高采烈地来到了客厅，大声宣布：“我们到广场上去吹泡泡。”

小男孩的小脸蛋阴沉下来了，有些无精打采，说：“爸爸不在家，我不下楼。爸爸说，外面危险。”

老铁说：“外面有什么危险？”

小男孩说：“爸爸说了，外面危险。”

老铁打起了手势，还想再说什么，虞积藻立即用眼睛示意老铁，老铁只好把手放下了。老铁说：“那我们吃西瓜。”

小男孩说：“没意思。”

老铁说：“吃冰激凌。”

小男孩显然受到了打击，脸上彻底不高兴了，说：“就知道吃。没意思。”

隔壁的门铃声就是这个时候响起来的，“叮咚”一声，在二十九楼的过道里无限地悠扬。二十九楼，实在是太遥远、太安静了。小男孩站起身，说：“家庭老师来了，我要上英语课。”

老铁和虞积藻被丢在了家里，屋子里顿时安静下来。其实平日里一直都是这样安静的，可是，这会儿的安静特别了，反而像一次意外。虞积藻只好望着老铁，是那种没话找话的样子。但到底要说什么，也没有想好。虞积藻讪讪地说：“我答应过女儿，不对你发脾气的。”听上去好像是为刚才的事情作检讨似的。

老铁捋一捋雪白的头发，说：“要发。不发脾气怎么行，要发。”

虞积藻笑了，说：“我们下楼去，吹泡泡。”

老铁看了一眼窗外，说：“这会儿太阳毒，傍晚吧。”

虞积藻说：“你又不听话了是不是？不听话，是不是？”

老铁笑起来。老铁笑起来十分的迷人。有点坏，有点帅，有点老不正经。有点像父亲，还有点像儿子。老铁很撒娇地说：“哪能呢，哪能不听片子的话。”

老铁检查好钥匙,拿过泡泡液,推起了虞积藻。还没有出门,电话又响了。老铁刚想去接,虞积藻却把她的电动轮椅倒了过去。老铁只好站在门口,在那里等。虞积藻拿起电话,似乎只听了一两句话,电话的那头就挂了。虞积藻放下耳机,却没有架到话机上去,反而搂在了怀里。她看了一眼老铁,目光却从老铁的脸上挪开了,转移到卧室里去,转移到墙上,最后,盯住了那一排石英钟。一个劲地看。老铁说:“谁呀?”

虞积藻说:“小绅士。”

“说什么是?”

“他说,我们家的时间坏了。”

阅读提示

这是一篇构思精巧的短篇小说,所有的故事就发生在相邻的两所公寓房里,主要的出场人物也就三个,而且是原先不认识的一个小孩和两个老人,在想象中它们几乎不可能构成矛盾冲突。但是,故事就在他们之间产生了,并且那么温馨动人,更重要的是,就是这么“无中生有”的故事,竟然联系着当下的现实,包含着丰富的社会内容。

品味与思考

1. 小说情节的发生要有动力,也就是发生发展的原因,这些原因不但能推动情节向前发展,而且要真实可信。阅读作品,说说推动小说情节发展的矛盾冲突有哪些。
2. 细节是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,承担着刻画人物、表达主题、推动情节发展等诸多功能,找出作品中三到四个细节,分别说说它们的作用。

我母亲的学生^①

黄蓓佳^②

大概在十年之前吧,我母亲家里来了一个不速之客。事先没有任何通告,既没有电话也没有口信,那人将一部崭新的铮亮的轿车开到母亲家楼下,上楼,敲开房门,热情万分地,又是不由分说地,把我的老父母架起来就走,弄到城中心一家颇豪华的饭店,山珍海味一通猛上,饭毕又恭恭敬敬将两个老人家送回家里,反客为主地伺候了毛巾茶水,留下一地的土产物品,才告退离开。

① 选自王蒙主编的《2012 中国最佳短篇小说》。 ② [黄蓓佳]生于 19 年,江苏如皋人,中国现代作家。作品有《我要做好孩子》《今天我是升旗手》等。

母亲打电话给我,是催我赶快过去帮她消化那些土产。两只老母鸡是杀好的,自然不能久搁;鱼要趁新鲜刮鳞剖肚;鸡蛋有两纸箱;麻油是拿小桶装的;光那几袋绿色大米,没人帮忙的话,我老父母没准儿要吃到米桶里长虫。

我在电话里问母亲:“谁呀?谁这么大方?”

我担心老年人坐在家里上当受骗。这年头,给你颗糖球再让你吐出块金锭的事情,身边不是没有发生过。

“说什么呢?”母亲觉得我低估了她的智商,声音一下子高亢起来,“我的学生嘛!学生上门来拜谢老师嘛!”

她絮絮叨叨告诉我,这个学生叫邵水通,“文化大革命”中的初三毕业生。初见面她根本想不起对方姓甚名谁。她在老家县中当那么多年的班主任,教过的学生成百上千,不可能个个记得清楚。

“多少年了嘛,那时候都还是十几岁的孩子,脸模子还没长开嘛。”母亲这么解释。

后来,在饭局上,经人家一再提醒,加启发,加暗示,才记起了他的浑名:溜水桶。

“想起来没有?我跟你们说过的,学生时候我对他多好!结果呢,他反而记恨我,‘文革’起来时批斗我,揪掉我一撮头发!”

母亲这一说,我有印象了。她的学生大都是循规蹈矩平平常常那种,在老家做个小官,当个不咸不淡的公务员,再就是开公司的小老板,知青回城后早早被下岗的工人,这些人毕业之后极少有机会来到省城,与退休多年异地而居的母亲几乎再无交往。偶尔有几个风风光光混出世面的,或者当学生时候离经叛道,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,母亲对他们的印象才比较深刻,闲时喜欢翻来覆去挂在嘴上作为谈资。

这个“溜水桶”,一定属于母亲有印象的那类吧,我记得听母亲提到过,她曾经把他作为一种“忘恩负义”的典型,愤愤不平地以他为例,来控诉“文革”中那批学生们“坏了良心”。

这个人来自农村,怎么说呢,家境上肯定是比较贫寒的。其实那年头,“贫寒”是中国人家的普遍状态,邵水通的家庭不过是比班里同学更加不堪而已。他个头小,面黄,精瘦,头发都长得稀稀拉拉,一副营养不良的模样。但是他能吃,脸盆大小的饭钵头,熬得像糍糊一样的大麦糝子粥,他两手捧着,嘴边转一个圈,响声都不见,眨眼间粥光钵尽。县中食堂实行的是搭伙制,每人一个粗陶饭钵,自带粮食,象征性交一点柴火费,由食堂代为蒸饭。菜票却是各人购买,吃饭时八人一桌,桌上一个热腾腾的菜桶,冬天白菜夏天茄子,浇几滴油,抓把盐,炖得烂兮兮软乎乎,各人拿铁勺舀进自己饭钵子里,连汤带水混个假饱。

初中学生,尽管还是长身体的年头,终不比长年下地的劳作之人,再加学生的那点可怜的自尊心,每桌吃到最后,菜桶里多多少少要留下点老梗黄叶之类。这时候,磨磨蹭蹭吃到最后的邵水通便开始打扫战场,挨桌去搬那些浸透汤水的沉重的菜桶,倾倒,喝汤吃菜之后,还拿手指头在桶壁旋转一圈,吮吸沾在指肚上的一星点可怜的油花。

我母亲说,其实这是一个好习惯,有一年她参加“夕阳团”出国旅游,看见老外们吃到最后也会刮盘子,只不过人家拿面包刮,拿西方的教义说,这是珍惜“主的食物”。可中国人不行,中国人好面子,寒酸也寒酸在家里,不能做给别人看。邵水通每天打扫食堂的战场,免不了就让同学笑话了,背地给他起个诨名,叫“溜水桶”。

上到初二,邵水通的父亲去世了。听说是饿死的。他没吃早饭在地里插秧,起身时一阵头晕,栽倒在秧田,泥水糊住了口鼻,一口气没上来,小命归了天。按理说,邵水通家里更加赤贫,可他却没有退学。我母亲替他申请到每月两块钱的助学金,他就用这钱买菜票。他每天蒸在饭钵子里的,不是大米,也不是麦粳或小米,而是受潮发霉的山芋干,揭开钵子,同桌学生就能闻到一股酸馊味。

然后,就是在同宿舍的学生中间,隔三岔五地开始丢菜票。数量也不大,一张两张的毛票。搁现在,中学生身上少个三五十块怕也不会太在意,可那会儿不是没钱嘛,分币都能攥得出水,两毛钱能顶三五天的菜金呢。

也不知道怎么的,都认准这钱是邵水通拿了。感觉这玩意儿很奇妙,有时候它的确像雷达一样灵敏得叫人害怕。何况也有事实:邵水通躲在宿舍里连吃了一星期的盐水萝卜干,这星期忽然有钱打了菜。

于是就反映到他们的班主任,我母亲那里。

母亲不准她的学生把这事说出去,校领导面前不能说,外班级学生面前也不能说。母亲的想法,这种事说大也大,关乎品质;说小也小,长身体的孩子嘛,肚里没油水,他饿得慌啊。母亲怜悯邵水通,她不想为了几毛钱菜票毁掉一个学生的将来。

于是,她就做了一件说不上是愚蠢还是聪明的好事:她从自己工资里拿出五块钱,买了厚厚一摞食堂菜票,趁学生宿舍无人时,压到了邵水通的枕头下。

如果真的是没有人看见,那也就罢了。偏偏那晚邵水通尿了床(顺便说一下,这个学生上到初中还有尿床的毛病),早晨他把被褥抱出去晒太阳,枕头掀开,皮筋裹扎的一捆菜票赫然暴露在大家面前。

五块钱啊。一毛钱一张的菜票,有五十张之多。结结实实一捆。

当时的情况,所有人都目瞪口呆地愣在宿舍里,每个人的目光,箭一般地刺进了那捆菜票,准确而深刻。

然后,一两分钟之后,大家又哗地散开,急急忙忙地,拉开抽屉掏扯口袋,去检查自己身边的菜票夹,拿出来,沾着唾沫星,一张一张数。数完一遍,不能确信,回过头再数。

而这一切,都是当着邵水通的面进行的,丝毫也没有回避对他的讶异和鄙视。

那个可怜的孩子,那一刻孤零零地站在宿舍里,心里经历了怎样的孤独、悲伤和黑暗,没有人能够说得清楚。

在我母亲这儿,从那一天开始,她对邵水通的微薄的物质援助,一直持续进行,到“文革”开始她被批斗被停发工资才无奈结束。援助的情况是这样:每天早晨母亲在学校食堂

买一个热腾腾的花卷,拿花手绢包着,锁在她的办公室抽屉里,到第二节课下课后,十点钟左右,她走到教室窗口,招手喊邵水通出来,带他到走廊僻静处,把那个已经微凉的花卷交到他手上,之后急忙转身,做贼一样回办公室。

母亲后来对我们说,她之所以立刻就走,是不想看见邵水通感激涕零的样子,她做好事从来不求报答。

我母亲心地善良但是头脑简单,她喜欢施舍者的崇高的感觉,却往往会忽略被施舍的那个人的复杂心态。

“文革”开始,母亲和学生之间的关系颠倒了个儿,学生穿军服,扎红袖章,气宇轩昂地站到了讲台上,指点江山挥斥方遒,把母亲和她的同事们批斗得体无完肤。母亲成了“牛鬼蛇神”,被揪进牛棚里,每天灰溜溜地写检查,替学生抄大字报,扫地做卫生,偶尔还跪着让学生们“踏上一只脚”,仿佛对方非如此不革命。

邵水通当上了红卫兵的小头目,因为矮、瘦,三根筋撑着一个头,出去造反和武斗都不顶用,留在学校里做后勤,负责看管他当年的老师们。每有批斗会,传令兵通知他,他便从牛棚里把那个被批斗的对象押出来,一路拳打脚踢地轰到会场去。

有一天轮到我母亲被批斗,解押途中,因为绳子勒得太紧,我母亲恳求他松一松绑。她喊他的名字:“邵水通……”

母亲心里一定认为,初中三年中她对他是恩的,别的不讲,光花卷就给他吃了上百个,人不能不讲良心。

就在那一刻,在母亲喊了邵水通的名字之后,突如其来地,他发作了,豹子一样跳起来,伸手揪住我母亲的头发,哗地一下子,将我母亲仰面扯倒在地。母亲的一绺头发缠到他手上,鲜血从母亲头顶上流下来,花里胡哨淌了满脸。我想我母亲当年的模样一定超恐怖,所以邵水通自己也被吓着了。他惊吓之后的反应是越加狂暴,跳着,骂着,用脚尖拼命踢着,而我母亲被反绑了双手,除了蜷身屈膝保护面部和乳房之外,无处藏匿她的身体。

那一顿暴虐的结果,是母亲浑身青紫,腰部软组织挫伤,肩胛骨裂,头皮被撕裂一块,至今还留着一个不规则的疤痕,母亲每天早上要仔细梳理头发,才能将那块伤疤遮住。

偶尔母亲跟我们讲起这个故事,总是自比成“农夫”,不能理解被她养育的“蛇”为何要反咬她一口。她的意思是,蛇咬人是因为本能,而邵水通是人,人怎么可以恩将仇报。

我母亲七十多岁,这世界上有太多的事情她不能理解。萨特老先生早就说过他人是地狱,可我母亲那代人,天真到永远拿雷锋当偶像。

母亲在电话里欢欣鼓舞地说:“邵水通当年是做了坏事,他现在忏悔了,他来看我,说明他真心觉得对不起我。”

“你确信?他对你道歉了吗?”我追问。

老太太“哦”了一声:“那倒没有。道什么歉啊,我不在乎形式的。”

我没有再说什么。这种事情,如果我评判太多,母亲心里会不爽。

有了这么一个其乐融融的开头之后，邵水通开始频繁地往我母亲家里运送东西。都是食品，四时鲜蔬，米面粮油，五花八门。有一段时候，不光我母亲很少去菜场，连我都跟着沾光，拎回来的杂货堆得储物柜的门都关不上。逢年过节，邵水通会让他的司机拿麻袋装着东西往楼上扛，弄得同楼道的邻居探头探脑，以为我母亲家里住着哪个重要部门的手握大权的官员。

我意识到这样的情况不太正常：如果是一般意义上的人情往来，不带这么声势浩大的。

我问母亲，这个邵水通现在是什么身份？贪官还是污吏？母亲很不高兴地责备了我，说我们这些人都是被网络弄的，满脑子阴暗，总把人往坏处想。母亲说，邵水通不当官，当老板，在县城开了家五星级的大饭店。他从前当“溺水桶”，那是人穷志短。人家现在有钱了，想孝敬一下老师，你不好乱起疑心。孔夫子的学生还惦记给老师送肉吃呢，尊师是美德你懂不懂！

母亲义正词严，我在她老人家面前显得獐头鼠脑活脱脱一副小人模样。

有一年，我记得是“非典型肺炎”过后，灾难远去，幸福重来，活着的人不免欢欣鼓舞，四处寻朋友见面，庆贺自己死里逃生。邵水通专门开着一辆大奔驰到南京来，除了送上当季的土特产品之外，还执意要带我的父母出去吃饭。那天赶巧我在母亲家，邵水通顺带邀请了我。

我是第一次见到这位大老板的真人版。之前在母亲的叙述中，她这位学生是面黄肌瘦发育不良，可是见面后我发现，这简直就是一个天大的谬误，这位邵老板非但圆胖喜感，个头也算得上高大魁梧，跟我老态龙钟的母亲站在一起，视觉上的对比相当强烈。

屈指算起来，母亲当他班主任时，他也就是十三四岁吧，男孩子到高中之后才拔节猛长，那是完全有可能的。反过来说，如果当年他人高马大，我母亲也许就会对他严格有加，该批评批评，该处罚处罚，后面的事情又不知道是怎么个写法。

就餐的饭店是南京最好的海鲜酒楼，我和我父母加上邵水通，总共四个人，摆上席面的食物十四个人都吃不完。古典式桌椅，银闪闪的餐具，精致到繁复的菜品，一切一切都带着那种昂贵的、奢华的、派头逼人的气势，压迫得我们呼吸艰难。我看见我母亲把一副银制的刀叉拿起又放下，惊慌失措地拿提花餐巾去擦她面前的一小滴汤汁，非常努力地去咀嚼她根本嚼不动的牛排，把一个简单的就餐程序弄得陌生而慌乱。她不时地抬眼看我，又看邵水通，脸上的神情小心翼翼又自惭形秽，仿佛在说，瞧我，我这个没出息的土老太婆，我怎么把事情搞得这么糟！

可圈可点的是邵水通的表现，他面对满桌的食物，一边浅尝辄止，一边谈笑风生。他说我小的时候他见过我，那时候我母亲在教室里上课，正敲着教鞭训人呢，我抱着半岁的弟弟跑到教室门口大叫：“妈妈，弟弟要吃奶了！”全班学生哄堂大笑。还有，我那时候爱看小人书，每到考试前，就有学生拿小人书贿赂我，叫我去偷看试卷上的作文题。“嘿嘿，”他

说,“没想到你自己就成了写书的。人啊,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啊。”

我有点敏感,总觉得他这话不是顺嘴说说的。

吃完饭,邵水通又开着大奔送我父母回家。到了楼门口,我代表父母对他致谢,请他留步。他执意不走,要把两个老人亲自送上楼。“不差这几步的。”他说,态度非常诚恳。

我父母住的小区是20世纪90年代建造起来的教师公寓,没有电梯,上下楼完全步行。邵水通高大肥硕,我父亲身形也不算矮小,他一边一个架着我的父母时,三个人便同时拥挤在狭窄的楼道里,免不了磕磕绊绊踉踉跄跄。我走在后面,仰头看着他们别扭的步态,觉得这不像扶携,倒像是绑架,忍不住心里发笑。其实,我父母虽说年迈,腿脚还相当利索,每天上楼下楼买菜散步,一个人走得清清爽爽,搀扶或者架助的时候还远远未到。邵水通如此夸张地服侍二老,在我看起来总是不够家常,有一点舞台上演戏的模样。

也许我是小人之心了。我们这些舞文弄墨的人,没事就喜欢七想八想。

又是几年过去。邵水通的探访断断续续坚持不懈。每回来,依然是大袋小袋扛进家门,林林总总摊满一地。我跟着母亲沾光,几年中着实享用了他不少东西。我一直等着他有一天开口,请我们家的人出面帮他做一件事情。在我们如今的社会里,“互惠”从来都是人和人之间相处的原则。这么说吧,如果有一天我无缘无故接受了别人的重礼,而对方闭口不提要求,我会忐忑不安,会觉得心里悬着个东西,而且那东西会随着时间飞逝成倍地膨胀。可是邵水通偏有点不食人间烟火的圣徒模样,起码在我们家人面前是这样。看上去,他就是个纯粹的“运输大队长”,开着他自己的车,源源不断地往我母亲家里运送着四季食品,那些肥肥的鸡仔、白花花的米、泥巴还未及干透的萝卜山芋,以及麻鸭蛋、水菱角、豆瓣酱、干腌菜……新鲜丰富的物品,铺天盖地而来,排山倒海而来,仿佛要把我母亲淹没,把我们这个家庭淹没。

偶尔有几次,在我母亲家里碰上的时候,我克服不了自己的好奇心,处心积虑地逗他说话,问他问题,千方百计把话题往从前的事情上挑引。我很想知道他对自己的初中三年如何评价,对他和我母亲之间发生的故事如何评价,对“文革”和“红卫兵”又是如何评价。可是他拒不上当。他嘿嘿地笑着,给我母亲端茶递水,捶腿捏肩,其恭敬,其耐心,其细致,令我这个做女儿的自叹不如。

如此,我更加不安。他现在给予我母亲的,远远超过了母亲当年给予他的。这是一个巨大的压力,我无法把它从我的身上卸去。更何况,我母亲浑然不觉,自得其乐。她老人家认为师生之情就应该这样。说起来,当年是她对他授手援溺,可怜的孩子才波澜不惊地读完中学。在20世纪90年代,每天一个花卷什么概念?她自己的儿女都没有享受这份待遇。老古话叫知恩图报呢,再怎么科学文明再怎么现代化发展,先生就是先生,学生就是学生,师生关系什么时候都不能改变。

老太太好像已经忘记了她头发里的那块伤疤。

也好,无论虚妄还是真实,能让年迈的老母亲开心,这总是好事。

大概在200年的夏天,六月份,天气极其闷热潮湿,邵水通给我母亲打了个电话,说是他们班级毕业四十周年,他想搞个周年庆典,师生们聚一聚。费用他来,吃住都在他的饭店,一切都不消别人操心。邵水通对我母亲说:“老师您无论如何要来,你和老先生都来,班主任不能不到场,学生们都想你。当年教过我们的老师中,大家印象最深感情最亲的就是您了!”

我母亲最听不得煽情的话,一听就信以为真,就飘飘然。可是她又有点犹豫,毕竟七八十岁的人,出门总是有风险。母亲就打电话给我,征求我的意见。

“那不行。”我说,“我最近事情多,抽不出空陪你们去。放你们单独出门,我不放心。”

“哎哟,那个……”我母亲心里想去,絮絮叨叨说服我,“人家都准备了,不去不好。再说还有那么多学生呢,还怕我们缺人照顾啊?你看,我和你爸腿脚都没毛病,风油精血压计我们全带上……”

人老了就像小孩子:她提要求,我断然拒绝;她降格以求,我适当妥协……没有什么绝对的原则性,亲情爱心就在这些一来二往的拉锯扯皮中。可我母亲没有继续坚持,大概她自己也觉得大热天出行终不是正事。

到晚上,邵水通却把电话打到我家来了。“冒昧冒昧,对不起了,我是替两位老人家求情,给个方便。”他嘻嘻哈哈。

我答:“方便不了。我是不想给你们添麻烦。”

“哎哟,哎哟,就三天时间嘛,吃住都照总统规格来,还不行?”

“邵老板,承你美意,可这事不是儿戏。”

“真不行?”

“真不行。”

他有点不悦,一下子挂了电话。

我颇感抱歉。可话说回来,万一老母亲出得门去在哪儿磕着绊着了,倒霉的人肯定是我。原则性的事情我必须坚持。

过一天,邵水通的电话居然又来。这家伙还真有点不屈不挠的劲头。

“还是我啊!”他嗓门很大,“没脸没皮吧?嘿嘿。”

我赶快声明:“你打一百次电话也不行。”

他在电话那头突然沉默,好半天没有开口,再说话时却先叹一口气。“妹子啊,你听我说,我们这届学生,都已经是年过半百的人了,班里有两个同学早几年就跟我们阴阳两隔了。说句大俗话,人到这个岁数,是见一次少一次。四十年,毕业整整四十年啊,‘文革’,插队,回城,做生意,这个运动那个运动,各人忙各人日子,四十年中大家从来还没有聚过。这回是我挑头做东,恳求你帮帮老哥,成全我一次。”

一席话,说得万般悲凉,我一时竟然发了愣,身上麻嗖嗖的,不知道如何接腔。

“反正,有我们这些学生,老人家的安全问题你尽管放心。最坏的可能性,天塌了,那

还有我们几十个人顶着呢。”他又开起了玩笑。

我还有什么话说？我不能把人家的情分不当情分。

邵水通的确尽心尽责，自己腾不出空，专门安排他饭店里的公关经理来接我的父母。那个女孩子嘴巴超甜，我母亲还没出门下楼，已经被人家灌了一肚子迷魂汤，高兴得有点晕头转向。

“阿姨你放心，奶奶交给我了。”女孩子关车门之前笑嘻嘻对我保证。

父母去了两天，每天来一个电话向我汇报：来了多少学生，同学宴摆了几桌，场面如何热闹，母亲从前的同事哪些故亡了，哪些还活着，老年痴呆到什么样的程度，见面认识还是不认识。我听得出来，老太太置身在从前的集体当中，在她那些步履蹒跚的搭档和发鬓斑白的学生当中，是真的开心。

第三天中午，父亲打来一个电话，却把我吓得半死。父亲在电话里结结巴巴说，你妈妈晕倒了，正在校园里拍集体照呢，人就倒了。我汗毛一凛，急忙问父亲：“人怎么样了啊？抢救没有啊？”

“那个那个……送医院了，没事了哦，真没事了哦。”父亲有脑萎缩的症状，语言正在往幼儿园孩童的用词水准退行，无法把一件事情描述得精细详尽。

我赶快放下手边的事情，临时叫一部出租车，心急火燎赶往故乡县城。

到了县医院一看，母亲早已恢复如常，一个人占着一个单间病房，倚在抬高的病床上，脑袋后面垫着雪白的靠枕，笑咪咪地享受着身边一群老学生的伺候。

“哎哟，”母亲说，“不告诉你没事嘛，大老远地还过来。”

原来她的一个学生就在这家医院当院长。有这样的关系，我果然是多余操心。

年届退休的院长很负责地把我带到办公室，依次展示了我母亲的胸片、心电图、脑部片和林林总总的化验报告。反正，趁着出这个事，能做的身体检查，他们统统替母亲做了一遍。“老人家健旺得很，再活二十年都没大问题。”院长拍胸脯保证。

“那么，她怎么突然会晕倒？”我询问。

院长挠着头皮说，还真是查无原因。兴许是气压低、天气热，三四十号人在太阳下面排队照相，拖延了一点时间，老人家有点吃不消。“毕竟小八十岁的人了呀。”他说。

“也或者，是她这几天兴奋过度。”我开了个玩笑。

“有可能。”院长点头附和。

“你们也真行，毕业四十年了，还能聚得起这么多人。”

“那是啊！你母亲都到了，我们怎么能不到？”

我心里忽地一动，明白了邵水通为什么会一个电话接着一个电话，不把我母亲请过去不肯罢休。这事说起来，的确有点“拉大旗做虎皮”的意思。

可是话说回来，一个少年时代被同学戏称为“漏水桶”的人，曾经因为几张菜票一餐饱饭差点儿被赶进深渊的人，他出钱出力筹办一个同学会，容易吗？他凭什么不想铆足了劲

儿弄得精彩，弄成他人生落幕前的最后一次辉煌呢？

出了院长办公室，我在走廊里碰到邵水通。他正满头大汗地拎着两个绿皮大西瓜往病房里跑。一见我的面，因为惶恐，因为歉疚，也因为后怕，什么什么的，他激动得差点儿要对我下跪。

“对不住对不住，一千个一万个对不住！”他把头低到胸口。如果不是两手坠着两个西瓜，可能动作幅度还要更大。“老人家命大福大，命中注定她就是我的恩人！你说，这要是真有个三长两短，我可怎么对你交代？”

我本想对他发个火，起码也要谴责他几句，为他把我的老母亲当成道具。可是我看到他的一头大汗，满脸惊慌，竟又不知道说什么才好。况且我发现，他似乎消瘦了许多，也憔悴了许多，从前油光光喜感十足的一张脸，居然瘦得松松垮垮老皮拉瓜。我不由得怜悯起了他，想，以一己之力操办如此大的一个活动，方方面面都是考虑到筹划到，真不是说着玩的事情。

我回答他：“是我母亲让你们费心了！老人家嘛，谁也不能保证今天站着明天会不会躺着，生命规律。”

他越发感激涕零，连声称道说，大城市来的知识分子，思想境界就是不一样。

晚上是告别宴会，同学聚会上最后的晚餐，他邀请我参加。我母亲本是好热闹的人，输过两瓶营养液后，精神大好，坚持要出院，跟她的学生们共享欢乐。拗不过她，院长专门备了个药箱带到餐厅里，以防万一。

宴会就在邵水通自己的饭店里举行，选了一个最大最豪华的厅，备足了酒水和饮料，再加大厅里布置好的气球彩带横幅什么的，明明白白地昭示给大家，接下来的将会是一场顶级的盛大狂欢。

席间，餐具之精美，菜式之丰富，烹饪之讲究，服务小姐之甜美可爱，完全配得上一个县级城市五星级饭店的称号。尽管如此，我发现邵水通的神色还是透着紧张，似乎他身体中的每一根神经都是绷着的，支棱着的，雷达一样往各处发射着信号，随时准备应付不测。从开席之前以东道主的身份致完答谢词之后，他几乎没有坐稳过五分钟的时间，不是招呼倒酒，就是往后厨催菜，忙上忙下，忙前忙后，陀螺一样地转个不停。

“吃啊，吃啊，菜不好，酒管够！”他热情，急切，甚至有点上赶着似的，使用当地通俗的语言招呼大家。

菜是肯定要浪费掉大半，因为在吃完桌上一圈分量巨大的冷盘之后，客人们已经有了饱意，面对源源不断堆上桌面的山珍海味，举筷的频率明显放缓。毕竟也都是五十大几往六十岁上奔的老人了。

一个吹着翻翘头、挂珍珠项链、模样像是当地干部的，慢悠悠地放下筷子，突然说了一句：“现如今人家不是湍水桶了，这称号该换到我们头上了。看到没有，我们大家在这儿胡吃海喝的，人家到现在筷子都没动过。”

还真是，宴席过半，邵水通面前的餐具却干净如初。

我猜测，就好像厨子不屑吃自己烧的菜一样，邵水通开着这家饭店，他对每天要在眼前出现的山珍海味早就腻歪透了。

那边喝酒已经喝到高潮，敬班主任，敬数学老师、俄语老师，敬班长，敬学习委员，敬宿舍的舍长，敬来敬去，乱成一团也笑成一团。我看见我母亲端坐着，不停地举杯，不停地笑，脸上居然泛着少女般的红晕。根本搞不清喝下去多少酒，席面上个个红头赤脸，神情狂放，语言湍急，只见人们手舞足蹈，嘴唇翻飞，青筋暴突，谁也听不见谁说了什么，急吼吼地建议着什么表白着什么。反正，中国人的酒桌上，最放得开来最和美融洽的就是这一刻。

一帮发丝花白体态臃肿的女同学，大概也是喝得有点高了吧，开始敲着桌子放声歌唱，唱的都是六十年代的流行歌，《我们走在大路上》《黄水谣》《美丽的哈瓦那》什么的。唱着唱着，还不尽兴，七八个人挪开酒桌，空出一片场地，上去就跳，是藏族舞蹈《洗衣歌》。

哎，是谁帮咱们翻了身哎？阿拉嘿司！

是谁帮咱们得解放哎？……

男同学们激动起来，涌上前起哄，把桌上擦过嘴的酒气弥漫的餐巾打开，一边一条搭到女同学的手腕上，权充哈达。当年的班长，拿起餐边桌上两个精巧的酒桶，双臂翅膀一样展开，自告奋勇跳进女同学群里，手拎着酒桶做炊事班长挑水状，插科打诨地，乐颠颠地穿来插去。

呷拉羊卓若若，尼格桑梅朵桑哎，

军民本是一家人，帮咱亲人洗呀洗衣裳。

就在这时候，在欢宴的高潮当中，我看见邵水通孤独地站在角落里，面无表情，遥遥地望着他当年的同学们。他的目光，蒙眬而又尖锐，像是望到了千里万里之外的将来，又像是退缩回到他忍辱负重的少年时代。我不知道他那时心里在想些什么。他全力以赴操办了这场豪华盛宴，却又落寞地置身于欢宴之外，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心理。

回到南京不多久，也就是三两个月的样子吧，我母亲接到消息说，邵水通去世了，死因是胃癌。母亲急忙给我打电话，唏嘘了很久，感叹着人生的无常。老年人对“死亡”这两个字总是格外敏感。说着说着，母亲突然想起似的，问我：“你说说，邵水通办那场同学聚会的时候，是不是就已经病入膏肓了？”

我恍然记起邵水通在医院走廊里对我千恩万谢时，那张瘦得松松垮垮老皮拉瓜的脸。

可是，如果邵水通已经知道了自己来日无多，他这样费心劳神又有什么意思呢？

母亲在电话里最后的叹息是：“我从前的那些学生啊！”

阅读提示

老师与学生的故事总是说不完的,而且这些故事的内容五花八门,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单一、纯粹。这个故事就是一个例子。故事的时间非常长,师生经历了几十年的人生风雨,有许多谜一样的东西在生长,在发酵。情节一波三折,总是与我们的预料拧着来,把小说的戏剧性发挥得淋漓尽致,而内涵又那么丰富,令人沉思甚至警醒。

品味与思考

1. 仔细阅读全篇,把故事情节用自己的话完整地复述出来。你觉得小说最精彩的情节出现在哪里?说说它们精彩在什么地方。
2. 作品的主要人物有哪几个?请选择其中的两个,用几个关键词将他们的性格特征表达出来,并从作品中找出相关的情节、细节和人物语言加以说明。

· 冬天的橡树^①

[苏联]纳基宾^②

雪下了整整一夜,盖住了从乌瓦罗夫卡通往学校的窄窄的小路。只有循着隐约可辨的足迹才能摸索着前进。女教师穿着一双镶毛边的小套靴,小心翼翼地探着步子,以便一旦陷进雪里,才好立即把脚收回来。

女教师住的地方离学校不过一里来路,所以她只把短大衣往肩上一披,头上匆匆系上块薄薄的毛头巾就走出来了。天气严寒,阵阵袭来的冷风,卷起刚刚落在冻实的冰面上的小雪花,纷纷扬在她的身上,弄得她从头到脚都是雪。可是这一切却使这位刚刚二十四岁的女教师感到快活。她喜欢这刺得鼻头、双颊生疼的严寒,喜欢这从大衣底边灌进来,像鞭子一样抽在她身上的冷风。

一月的早晨,空气清冷,浴满阳光。女教师不由得浮想联翩,她满心愉快地想着生活,想着她自己。离开大学的校门来到这里才刚刚两年,而她已经获得了能干而有经验的俄语教师的美名。无论是在乌瓦罗夫卡还是在库兹明基,无论是在契尔内——雅尔还是在泥炭镇、养马厂,到处都知道她,器重她,尊敬地称呼她安娜·瓦西里耶夫娜。

忽然间,她看见有一个人穿过田野迎面走来。“万一他不肯给我让路怎么办?”安娜又是害怕,又是高兴地想到。在这条狭窄的小路上两人相遇是错不开身的,只要往旁边一

① 选自《比较教育研究》19 年第 2 期。 ② [纳基宾]苏联作家,作品有《德尔苏·乌扎拉》等。

让——马上就会陷进雪里去。不过安娜心里有数,在这个区里,不会有一个人不给她,这位乌瓦罗夫卡的女教师让路的。

他们相遇了——迎面走来的是弗罗洛夫,养马厂的驯马师。

“早上好!安娜·瓦西里耶夫娜。”弗罗洛夫把头上的羊皮帽微微往上举起,露出了他那剃得短短的结实的脑袋。

“您这样可不行,快戴上帽子,快戴上,多冷的天哪!……”

其实,弗罗洛夫自己也原想快点儿把羊皮帽严严实实地戴在头上,可一听这话,倒反而故意慢条斯理的,想以此显示一下他对严寒满不在乎。短皮大衣紧紧地裹着他那匀称矫捷的身躯,十分合体。他手里拿着一根像条小蛇似的细马鞭,不时用它掸去脚上那双卷到膝盖下边的白毡靴上的雪花。

“我的小辽沙怎么样,淘气吗?”弗罗洛夫毕恭毕敬地问道。

“当然淘气,所有正常的孩子都淘气。只要别出格儿就行。”安娜回答说,颇以为自己已经有了一定的教育经验。

弗罗洛夫笑了笑说:“我的辽什卡是个乖孩子,跟他爹一模一样!”说完,往旁边一让,陷进没膝的雪里,一下子就矮了一节,变得像个五年级的小学生。

安娜像对待小学生般地点了点头,便径自向前走去了……

学校是一幢两层的楼房,窗户很大,玻璃上结满了冰花,构成了各种花纹。楼房就坐落在公路边,四周的围墙不高,红色的楼墙把公路上的雪映出一片淡淡的红晕。

学校设在乌瓦罗夫卡一侧的大道上,因为全区各地方的孩子都到这里来上学:有来自近郊农村的,有来自养马厂居民区的,有来自石油工作者疗养院或老远的泥炭镇的,此刻,从公路两方,两股由各种帽子连成的涓涓小溪正向校门口汇来,有各种风雪帽,头巾,还有护耳的防寒帽……

“您好,安娜·瓦西里耶夫娜!”问好声接连不断,此起彼伏,有的清脆而响亮,有的低沉而微弱,这些声音是从蒙到眼睛的头巾和围脖下面传出来的。

今天安娜的头一节课在五年级甲班。当宣布上课的刺耳的铃声还没有响完的时候,安娜已经走进了教室。孩子们唰的一声起立向老师问好,然后便坐到自己的位子上。前几分钟教室里还静不下来,课桌盖砰砰直响,凳子发出吱吱扎扎的声音,还有人大声地叹气,看来是为悠闲自在的时刻即将结束而惋惜。

“今天,我们继续讲词的分类……”

教室里安静下来了,连公路上载重汽车打空轮的声音都能听得到。

安娜忽然回忆起,去年她上课之前的情景,那时她是多么紧张啊,简直像小学生临考时一样,心里一个劲儿地重复着:“名词就是……名词就是……”她还回忆起当时使她坐立不安的一种可笑的担心:万一孩子们无论如何也弄不明白怎么办呢?

想到这些,安娜不禁微微一笑,她重新别了别插在沉甸甸的发髻^①里的发卡,用平静、安详的声音开始讲课,心里十分踏实,浑身都像有一股暖流通过似的。

“名词是表示事物的词类,在语法概念中凡是可以对其提出‘这是谁’或‘这是什么’的都是事物。比如:这是谁?学生。或者,这是什么?书……”

“可以进来吗?”

半掩的门口露出一个小小的身影。一双破旧的毡靴上面的亮晶晶的冰花正在融化,消失。圆圆的脸冻得通红,像用紫菜头擦过似的,眉毛上染了一层白霜。

“你怎么又迟到了,萨乌什金?”像大多数年轻的女教师一样,安娜也喜欢表现得严厉些。可现在她说话的语调显然是在抱怨了。

萨乌什金认为老师这句话的意思是允许他进入教室,于是飞快地溜到自己的位子上。安娜看见,萨乌什金把他那漆布面书包塞进书桌,然后向同桌的孩子问了句什么,但并不把头扭过去——大概是在问她刚才讲的是什么。

萨乌什金的迟到使安娜感到很懊丧,这件扫兴的事把开头好好的一天给破坏了。

萨乌什金总是迟到,地理老师早就跟安娜抱怨过。地理老师是个瘦小的老太太,活像只干瘪的夜蛾子。她总是爱发牢骚,不是抱怨班上太乱,就是抱怨学生涣散。“第一堂课就是难上!”老太太唉声叹气地说。“可不是嘛,对于掌握不好学生,不会把课上得生动活泼的老师来说,第一堂课就是难上。”安娜当时自信地想道,并主动要和地理老师调换堂次。现在,她觉出自己在老太太面前有愧。老太太是个聪明人,她早就从安娜殷勤的关照里体会到了挑战和责任意味。

“都听懂了吗?”安娜向全班问道。

“听懂了,听懂了!”孩子们齐声回答。

“好,那么你们来举例子。”

有几秒钟的工夫,教室里鸦雀无声。最后,终于有人不甚有把握地说道:“猫……”

“对。”安娜说完就马上想起去年那个班上的学生举的头一个例子也是“猫”。

这一下,闸门打开了:

“窗户!桌子!屋子!路!”

“对。”安娜说。全班快活得像开了锅似的。安娜感到奇怪,为什么孩子们会这么高兴,这些词他们不早就十分熟悉了吗?可现在他们好像从中发现了什么新大陆似的。例子愈举愈广,不过开始时孩子们举出的还是围绕着身边看得见摸得着的一些东西:轮子……拖拉机……井……椋鸟^②巢……

坐在后排胖乎乎的瓦夏塔细声细气地一个劲儿叨念着:“小钉子,小钉子,小钉子……”

① [发髻(jì)]盘在头顶或脑后的发结。 ② [椋(liáng)鸟]一种鸟类,雀形目椋鸟科。

接着又有人怯生生地说：“城市……”

“城市——好！”安娜肯定了这个例子。

于是马上又出现了一串例子：“街道……地铁……电车……电影……”

“好了，”安娜说，“我看你们都明白了。”

大家都只好停住了嘴，只有小胖子瓦夏塔还在一个劲儿地嘟囔着自己那未被大家承认的“小钉子”。

突然，萨乌什金如梦初醒似地从课桌上欠起身来。高声地喊道：

“冬天的橡树！……”

孩子们哄然大笑起来。

“安静！”安娜用手拍了一下讲桌。

“冬天的橡树！……”萨乌什金又重复了一遍，他既不理睬同学们的笑声，也不理会老师的呵斥声。他举例时的神情语调不同于别的同学。他的话好像是从心底里迸发出来的，像是自白，又像是在倾吐内心深处再也按捺不住的幸福秘密。

安娜一点也不明白他这莫名其妙的激动，她竭力掩饰住怒气，说道：“为什么非要冬天这个词？光说橡树就行了。”

“光是橡树——那算什么！冬天的橡树，这才算得上一个名字！”

“坐下，萨乌什金，这就是你迟到的结果。‘橡树’是名词，而‘冬天的橡树’是词组，我们还没学到。中午休息时请到教员休息室来一趟。”

“看你还再说什么冬天的橡树不！”后排不知是谁嘿嘿地笑了一声。

萨乌什金不知在想什么，微笑着坐下了，女教师的威慑言词丝毫也没打动他。

“真是难办的孩子。”安娜想道。

课接着上下去。

“坐下。”当萨乌什金走进教员休息室时，安娜对他说道。孩子高高兴兴地坐到软软的圈椅上，借着弹簧的劲儿，颠晃了几下。

“倒是请你解释一下，你为什么一贯迟到？”

“我可真的不知道，安娜·瓦西里耶夫娜，”萨乌什金像小大人似地两手一摊，“我每天都是整整提前一小时就从家里出来了。”

要把这么一丁点小事弄清楚也够不容易的！许多孩子住得比萨乌什金远得多，可从来没有一个人在路上需要花费一个小时以上的。

“你住在库兹明基？”

“不，我就住在疗养院那儿。”

“那你说提前一小时出来也不害臊？从疗养院到公路也就是十五分钟的路程，上了公路之后也用不了半小时。”

“可我不走公路，我抄近道，打直穿过林子。”萨乌什金说着，自己好像也为这事迷惑

不解。

“不能说‘打直’，应该说‘径直’。”安娜习惯地纠正着，心里又纳闷，又难受。每当她碰到孩子撒谎的时候，总是这样。她沉默了一会儿，一心希望萨乌什金会开口说：“请您原谅，安娜·瓦西里耶夫娜，我和孩子们玩打雪仗玩上瘾了。”或者说出一句什么别的简简单单、老老实实的话来。可是萨乌什金只是用他那双灰色的大眼睛直愣愣地瞧着她，他的眼神仿佛在说：“咱们不是把一切都说清楚了吗？你还要我干什么呢？”

“这样可不好，萨乌什金，很不好！我只好找你父母谈谈了。”

“安娜·瓦西里耶夫娜，我可只有妈妈。”萨乌什金笑了一下。

安娜的脸微微一红。她想起来，萨乌什金总是把母亲叫作“淋浴室的保姆”。他的母亲在水疗疗养院工作，是个又干又瘦，满脸倦容的妇女，双手整天泡在热水里，变得又白又暄^①，像布做的一样。她的丈夫在卫国战争中牺牲了，算上萨乌什金，她一个人拉扯着四个孩子。

真的，这位妇女的操心事本来就够多的了。但是安娜还得见见她。

“我只好去找你母亲一趟了。”

“请去吧，安娜·瓦西里耶夫娜，妈妈准会高兴的！”

“很抱歉，我可没有什么让她高兴的事。妈妈是上早班吗？”

“不，她上中班，三点开始。”

“那好极了。我两点完事，下了课你带我去。”

萨乌什金领安娜走的这条小路一从校园后头走出来就开始了。刚一进入森林，枞树上那冰坠雪压的枝梢便在他们身后合拢来，顷刻间他们完全进入了另一个世界，一个恬静安谧的魔幻世界。一群群的喜鹊和乌鸦不停地从一棵树上飞到另一棵树上，摇动树枝，碰落树上的球果。它们的翅膀时而挂住树枝而折断那些干脆的枝条。但所有这一切动作都不曾发出一点声响。

小路顺着溪水的流向，时而顺从地循着蜿蜒百曲的溪道，与溪水平行，时而又往高处伸展，回旋于险陡的峭壁之间。

有时，树林好像有意闪向两旁，留出一块撒满阳光，生意盎然的林间空地。空地上印下的兔子爪痕，像一条条细细的表链。有些地方还能见到某些大兽的三叶形的粗大爪印，爪迹一直遁入密林深处，遁入被暴风雨摧倒的树堆中。

“这里刚刚走过一只驼鹿！”看到安娜对爪印很有兴趣，萨乌什金说道。说起驼鹿，他简直像是在谈论自己的一个什么好朋友似的。接着，他又赶忙说：“不过您甭害怕，驼鹿可老实呢。”因为他注意到了女教师匆匆投向树林深处的目光。

“你见过驼鹿？”安娜兴奋地问。

① [暄(n)]松软。

“您是说活的驼鹿?”萨乌什金长嘘一声说,“没有,没能碰上过。我只看见过它的粃粃蛋。”

“什么?”

“小粪蛋。”萨乌什金不好意思地解释说。

穿过由弯垂的树枝形成的拱门,小路重新伸向小溪。溪面上有的地方铺着厚厚的白雪,有的地方盖着洁净的冰甲。时而在冰雪之间露出一潭活水,像一只深暗诡秘的眼睛。

“溪水为什么没有全冻上呢?”安娜问。

“里边涌着温泉呢!您瞧,这不是有股小水流吗?”

安娜走近一个冰窟窿,弯下腰去,看出确实有一根细细的水柱从水底往上冒。可是没冒到水面,就变成一个一个小泡了。

“这儿像这样的泉眼可多可多了!”萨乌什金津津有味地说,“溪水在冰层底下是不结冰的。”

他扒开雪,果然现出了漆黑但仍透明的溪水。

安娜发现,雪掉进溪水里,并不融化,而是马上凝聚起来,悬在水中,像是绿色的胶状水藻,她高兴极了,便用鞋尖把雪踢到水里,当她看到由大团的雪塑成千奇百怪的花样时,更是兴高采烈。安娜看得入了迷,一时竟没有发现,萨乌什金已经走到前边去了,他正高高地坐在悬在小溪之上的树杈上等着她呢。安娜加快步伐赶上了萨乌什金。这里温泉已经消失了,小溪上盖着一层薄薄的冰,在那大理石般的冰面上飞快地闪动着淡淡的暗影。

“瞧,冰多薄,连流水都看得见!”安娜说。

“哪儿呀!这是影子。安娜·瓦西里耶夫娜,这是我摇晃了一下树枝,所以影子就动起来了……”

安娜马上不吭声了。看来,在这树林里,她还是少说为佳。

萨乌什金又走在女教师前头,微微弓着身子,留神地看着自己周围。

树林里的小道蜿蜒曲折、纵横交织,把他们愈引愈深。似乎这森林、雪堆永无边际,似乎这寂静,这偶有阳光射入的昏暗也永无尽头。

突然,远处透出一道缝隙,射来一束烟青色的亮光。稀疏的树木代替了茂密的丛林。周围敞亮起来,空气也更加清新了。接着出现在眼前的已不再是缝隙,而是一条宽宽的光带。就在那里,好像有什么东西如冰星荟萃,熠熠闪光。

小路绕过榛树丛,林中顿时出现一大块林间空地,空地中央一株巨大的橡树岿然矗立,银装璀璨,宛如一座雄伟辉煌的教堂。

四周的树木像是为了给这位林中长者腾出地盘,好让它尽情伸展拔高似的,都肃然退向四旁。橡树的枝叶伸展如盖,罩在林间空地上。雪塞满了树皮上那深深的皱痕。三抱粗的树干像绉上了缕缕银线。秋天枯萎了的簇簇树叶几乎没有被风吹落,整个橡树直到

树冠都满是蒙上了一层白雪的叶子。

“啊，原来这就是冬天的橡树。”

安娜怯怯地向橡树走近了几步。这位雄健而又心胸开阔的森林守卫者徐徐晃动着树叶向她致意。

萨乌什金对女教师此时心头的感情变化毫无所知，他正在大橡树脚下跑来跑去，玩得十分起劲。大橡树是他的老朋友了，他完全可以对他不拘礼节。

“安娜·瓦西里耶夫娜，您瞧！”

他使劲儿推开树旁的一大团雪，露出一个小坑，坑里有个小圆球，裹在烂成细珠网似的败叶中，叶子上戳出许多尖尖的针刺。安娜一下子就猜出这是刺猬。

“瞧它包得里三层外三层的！”萨乌什金小心翼翼地给刺猬盖上那床不讲究的被子。接着他又刨开另一处根旁的雪，露出一个很小的地穴。里面蹲着一只像用马粪纸做成的褐色的蛤蟆。它那紧绷在骨架上的皮仿佛涂了层亮亮的漆。萨乌什金摸了摸蛤蟆，它却纹丝不动。

“这是假装的，”萨乌什金笑了，“就像死了似的，可只要让太阳一晒呀，那就会马上蹦起来。那时候你瞧着吧，它准会跳得欢实着呢！”

接着他继续领着安娜参观自己的小天地。橡树根上还收留着许多房客：甲虫，蜥蜴，瓢虫。有的躲在树根底下，有的藏在树皮缝里，它们就这样带着枯瘦的身子，干瘪得几乎只剩下一层皮，在沉睡中熬过冬天。这株强健魁梧、生机勃勃的大树，在自己身上蓄积了那么多热量，使那些可怜的小生灵除了它就再也找不到更好的栖身之所了。安娜十分感兴趣地、快乐地观察着这对她来说完全陌生的森林的奥秘。突然，她听到萨乌什金着急的喊声：

“啊呀，我们已经见不到妈妈了！”

安娜赶忙把表凑近眼睛——三点一刻了。她觉得自己如同上了什么圈套一样。她一边在心里暗暗请求橡树原谅自己这口不对心的小心计，一边说：

“那又怎么样呢？萨乌什金，这不是只能说明，抄近路并不最保险吗？你还是应该走公路。”

萨乌什金一言未答，只是低下了头。

“天哪！”安娜顿时内疚地想道，“难道不能更明确地承认自己的无能吗？”她不由得想起今天的课和她上过的所有的课：她把词，把语言，把使人们能在世界上交流思想感情的语言讲得多么贫乏干瘪，毫无感情啊！而祖国的语言本来是那样的清新、美丽、丰富，就像美好而丰富的生活一样。

可在此之前，她还自认为是个能干的教师！也许，在那条一生也走不完的道路上，她还没有迈出头一步呢！她甚至还不知道这条路究竟在哪里。要找到它，就像要我到打开

科谢伊^①的宝匣的钥匙一样,绝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。孩子们提到“轮子……拖拉机……井……椋鸟巢……”这些词时那欢欣的叫声,她当时不能理解,但是现在,她就在这欢叫声中隐隐约约看到了这条路的第一块路标。

“萨乌什金,谢谢你陪我在林中走了一趟,今后,你当然可以走这条道儿。”

“真太谢谢您了,安娜·瓦西里耶夫娜!”

萨乌什金的脸红了,他非常想对老师说,今后他再也不迟到了,可又怕自己做不到,成了空话。他拉起外衣的领子,把带护耳的帽子往下压了压,对老师说:

“我送您……”

“不用了,萨乌什金,我自己回得去。”

他用怀疑的目光望了望老师,然后从地上捡起一根棍子,折去弯的一头,递给安娜·瓦西里耶夫娜。

“要是驼鹿冲着您跑来,您往它背上揍一下,它就会逃走的。不过,最好还是只挥挥棍子,使它害怕就够了!不然,它生了气,可就会跑掉,再也不回到这森林里来了。”

“好,萨乌什金,我一定不打它。”

走出不远,安娜又回过头来,最后一次望着那株老橡树。在夕阳的余晖里,它那洁白的素装染上了一层淡淡的玫瑰色。橡树脚下,模模糊糊有一个小小的身影,原来萨乌什金并没有走,他在远处保护着自己的老师哩!安娜忽然意识到,在这森林里,最美好的不是那株冬天的橡树,而是这个脚踏破旧的毡靴,身穿缝补过的俭朴衣服的小人儿,这个为国捐躯的战士和浴室卫生员的儿子,这个带几分神秘色彩的未来社会的出色公民。

她向孩子挥了挥手,沿着弯曲的小道缓缓走去。

阅读提示

女教师的家访因流连于树林的奇妙景色而耽误了时间,但另有收获。她反思了自身教育的不足,走近了学生的内心世界,拉近了师生的距离。

这个简单的故事表现出老师对学生的关爱,在大自然中学习,感受美、发现美。

品味与思考

1. 小说的镜头感很强,说说它切换了几个场景。
2. 老师和学生一起走进树林后,看到了什么?

^① [科谢伊]俄罗斯民间童话中的人物,是一个瘦骨嶙峋的凶恶的老头,拥有许多宝物,通晓长生的秘诀。

· 最后一个便士^①

[英] . . 玛利斯^②

一个穷苦的老人，站在露天寒冷的空气里，往一家商店的玻璃窗里看着。他的靴又脏又破，薄薄的大衣，抵挡不住向他迎面吹来的风雪。然而一丝慈祥的微笑，却挂在他已经冻僵的脸上。

商店里有很多人。这是全镇最好的地方，每个人都知道，这家店里的甜点和糕饼是很出色的。而今天又不同于往常，因为在商店的窗口，又挂出了一块巨大的广告牌，上面写道：

试一下我们新做的苹果蛋糕吧，谁都能尝，免费供应。

很多人都来尝新蛋糕了。老板十分讲信用，任何人一进他的店堂，离开时一定会带走一盒甚至两盒甜点的。因为他想：“今天，他们不一定个个都会买蛋糕的。对于几个穷人，免费让他们吃一点，我的心里同样感到很快活。”

这时候，他透过另一扇窗户的玻璃，看见了老人的脸，他急忙奔过去，微笑着拉开门，就像迎候一个衣冠楚楚的阔佬：“快进来，我的朋友，外面冷。你不想喝一杯茶和一些蛋糕吗？我新做的一种苹果蛋糕，看来很受欢迎。”

“非常感谢你，先生，”老人回答，“是的，我很愿意尝尝新蛋糕。当然，你们另外的蛋糕也很不错。”

老人坐在一个角落里，吃着放在面前的每一块蛋糕。店堂里另外的人正忙碌着，没有人注意到老人正抹着泪水。但老板看到了，于是他又拿了几块蛋糕，送到老人的餐桌上。因为他知道，像这样一个穷老人，是不可能为自己买一整块蛋糕的。

最后，老人站起来走了，店老板提着一个大盒子走到门边，“请吧，”他对老人说着，把盒子递给他，“请拿上这盒蛋糕，作为我送给你的一份薄礼吧！”

老人的脸色变红了。“不……不，先生，谢谢你！”他低声说，“我决定为家里买一盒蛋糕回去！”

他持重地走回到放蛋糕的大桌子边。因为他不能让好心肠的店老板为他感到遗憾，他的自尊心不允许他这样做，他指着最大的一块蛋糕说：“我要那一块。”

他把手伸进口袋，拿出所有的钱数了数，付清了蛋糕的钱。他离开商店时心里明白，他刚好花光了最后一个便士。

① 选自《思维与智慧》2010年第2期。 ② [. . 玛利斯]英国作家。

慢慢地，老人向自己的家走去。“我不能吃它，”他悲哀地说，“我不能享受它，但我也不能把它浪费了。”

突然，他再一次笑了。他走到一家和他一样穷的邻居房前，把蛋糕放在门口的台阶上，然后悄悄离开了。街道上，冷风依然使劲地吹着，但在老人的心里，却感到一阵温暖。他一步步向家里走去。

阅读提示

这篇微型小说刻画了一位寒风中的穷苦老人，他花了最后一个便士买了一块最大的蛋糕，但自己却没有享用它，把它送给了和自己一样贫穷的邻居。从店主发现了他，热情地款待了他，到老人被店主的爱心所打动，走时，用身上的最后一个便士买了一块蛋糕，这是爱的接力，深深地打动人心。

品味与思考

1. 故事为什么要把背景放在寒风凛冽的冬天？它对刻画人物、表现主题有什么作用？
 2. 面包店老板的一点真情为何会使老人流下泪水？这反映了怎样严酷的社会现实？
- 